

《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书过程刍议

□罗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用拉丁语西译《大学》、《中庸》、《论语》“三书”,并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题在欧洲出版,使得儒家思想对当时欧洲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尝试借助中外文历史材料的爬梳,重现该书曲折的成书过程。

关键词:殷铎泽;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中国哲学家孔子》简介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为西式精装对开本,^①在巴黎经由活版印刷(“Parisii:ex typographia Andreae Cramoisy Parisiensis typographi”)于1687年出版。该书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抑或说是用拉丁文来展现中国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标题下是四位耶稣会译者的署名: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恩理格(Christian Wolfgang Henriques Herdrich, 1625~1684)、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扉页上特别标注该书是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JUSSU LUDOVICI MAGNI”),于法国宫廷图书馆面世(“E BIBLIOTHECA REGIA IN

LUCEM PRODIT”)。或许由于该书出版的资助方是法国皇室,因而与在华耶稣会通常的出版惯例不同,书中以一封署名柏应理、以个人名义撰写的致法王路易十四的感谢信,取代了通常耶稣会在出版物扉页标注出的“值会”名单(即主持该书出版、校对审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集体鉴定者的名单,以及由会省负责人撰写并署名的出版批准声明。此外,扉页上还标明了该书的出版人姓名(Daniël Horthemels)、出版地址(via Jacobaea)以及出版时间1687年(“M. DC. LXXXVII. CUM PRIVILEGIO REGIS”)。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内容包括:柏应理所写的《致伟大虔诚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Ludovico Magno Regi Christianissimo Epistola)、殷铎泽与柏应理合著的《初序》(Proëmialis Declaratio)、^②殷铎泽所作《孔子传》(Confucii Vita),并附孔子像、《大学》(Liber Primus)《中庸》(Liber

收稿日期:2011-08-27

作者简介:罗莹(1982-),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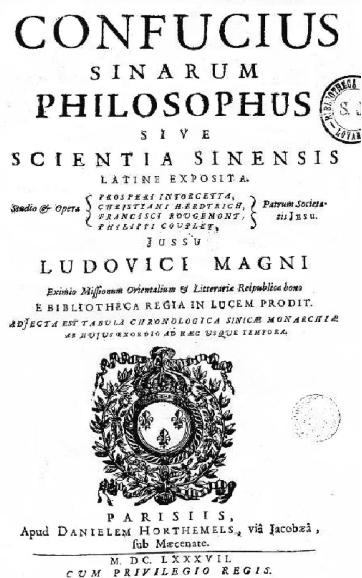
①此处笔者是以罗马国家图书馆所藏印刷本为例(Collocazione: 13. 11.F.27),该书使用米黄色软皮革作封皮,书脊上有墨水书写的标题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已褪色),卷边装订,红色的喷色书边;此对开本使用那个时代的上等牛皮纸印刷而成,书页大小为341毫米×225毫米,全书页码编排为:CXXIV, 108, 21, [3], 159, [1]; XX, 108 [即110], [10],书中还附有铜板画孔子像一幅以及折叠起来的铜板印刷的中国地图一张。此外笔者经比较发现,虽同为1687年在巴黎印刷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藏本(BE.4.G.7)与罗马的藏本内容一致,但内容上各部分的排列顺序却略有不同,而且奥地利的藏本为红色软皮封面并有卷边装订,金色喷色书边,在装订上更为精美。另外,书中还出现多种类型的页码形式并存、部分页码排序重叠以及前后页码不相衔接的现象,笔者据此推测:书中各部分内容应该是各自独立排版印刷,之后才又将各部分拼合成书出版的。

②《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手稿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Ms. Lat., 6277/1 et 2)。该书的前言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手稿里这两部分的字迹明显不同。笔者阅读过该部分手稿,并与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殷铎泽、柏应理亲笔信进行了字迹的比对,可以确定前言第一部分从字迹判断其作者是殷铎泽,第二部分的作者是柏应理,但正式出版时只保留了柏应理在前言第二部分末尾的署名。

Secundus)《论语》(Liber Tertius)“三书”的拉丁文全译本、柏应理所作的《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和《中华帝国及其大事纪》(Imperii Sinarum et Rerum In Eo Notabilium Synopsis),并附柏应理绘制的中国地图。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书史略

1. 来华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的活动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扉页

1624年,时任耶稣会中华会省副省长的李玛诺(Manual Dias, 1559~1639)制定了来华传教士在语言文化训练方面的四年“研习计划”(ratio studiorum),其中明确规定来华传教士都必须学习“四书”、《尚书》等著作。^①事实上,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翻译活动早在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时期就已开始。据利玛窦与耶稣会的通信记载,为了给刚来华的耶稣会神父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 1562~1593)教授汉语,他从1591年12月到1593年11月在韶州译成了“四书”并打算将它们寄回意大利的耶稣会总会,^②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 S.J.)和孟德卫都认为利氏的“四书”翻译可能成为后来几代耶稣会士集体译介“四书”的底本,并最终被润色、完善成为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③而伦贝克(Knud Lundbaek)则提到“四书”翻译最早可能始于罗明坚翻译了《大学》的第一部分并收录在1593年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 1533~1611)在罗马出版的《选集文库》(Bibliotheca Selecta)一书中。^④无论如何,现在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耶稣会士“四书”译介成果主要体现在1662年~1711年间的四个拉丁语译本当中,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欧洲语言的转译本,详情见下表:

① LIAM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266;此后,南怀仁神父在信中也提到:耶稣会在澳门的圣保罗学校沿袭的是耶稣会在欧洲的教育制度,来华耶稣会也曾设想对此进行改革,用中文经典的学习取代对西文经典的学习,但从未实现过,详见:Noël Golvers. *An unobserved letter of Prospero Intorcetta S.J. to Godefridus Henschens S.J.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Jesuit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Antwerp, 2 June 1672)* [J]. in *Syntagmata Essays on Neo—Latin Literature in Honour of Monique Mund—Dopchie and Gilbert Tournoy*,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9:679.

② 孟德卫在其《奇异的土地》(Mungello, D.E. *Curious Land* [M].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一书第8章,对《中国哲学家孔子》所作介绍中提到在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Nicolas Trigault. *Ricci—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M]. Augsburg, 1615.)一书第344页和德礼贤神父《利玛窦全集》(Pasquale D'Elia, *Fonti Ricciane*,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第一册第330页和第二册第33页都提到了利玛窦翻译“四书”。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第46页也谈到“一五九三年(利玛窦)曾将中国《四书》转为拉丁文,微加注释。(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五七八页。)凡传教师入中国者,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此书是否印行,抑尚存有写本,未详”。

③ 孟德卫和德礼贤神父根据自身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各自推论出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是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底本,但是德礼贤比孟德卫更早提出来这一点,详见:Pasquale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p.33; D.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250; D.E. Mungello. *The Seventeenth—Century Jesuit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M]//*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28—1773*, USA: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52.

④ 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 [M]//*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I, 1979, pp.1—11.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找到了波塞维诺1593年版的《选库文集》一书,书中第九章确实刊登了一段来自罗明坚关于德行教诲的文字,文中所引的拉丁译文来自一本中文书(“Liber Sinensium”,据内容可以明确判断是《大学》)的开头部分。有意思的是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是罗明坚翻译了这段文字,但屡次提到罗明坚通过多年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学习,最终编成了一本中文的教义手册。此外,伦贝克的看法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德礼贤神父在《利玛窦全集》中所表露观点的影响,参见:Pasquale D'Elia, *Fonti Ricciane* I, p.43, n.2.

刊行时间及地点	书名	译者	书的内容
1662年, 江西建昌	SAPIENTIA SINICA ^① (《中国的智慧》)	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1603~1666) 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	序言(署名殷铎泽,包括译者导言和一个拉丁文孔子传),郭纳爵所译《大学》和殷铎泽所译部分《论语》——陈伦绪神父指出殷铎泽是第一位西译《论语》的欧洲人。
1667、1669年, 广州、果阿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本(Jap-Sin III, 3. 3a, 3b)	殷铎泽	译者以及集体校对的神父名单、中国副省会长成际理(Felicianus Pacheco, 1622-1687)所写的许可信、署名殷铎泽的编者手记、《中庸》全文及拉丁文翻译——根据费赖之、荣振华神父的版本描述以及陈伦绪神父对此书的描述及判断,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藏本缺少了八页拉丁文的《孔子传》。
1667、1669年, 广州、果阿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②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本,北京国家图书馆亦藏有该书的缩微胶片。	殷铎泽	译者以及集体校对的神父名单、中国副省会长成际理所写的许可信、署名殷铎泽的编者手记、《中庸》全文及拉丁文翻译、八页拉丁文《孔子传》。伦敦大学藏本符合费赖之、荣振华等人的版本描述。
1672年,巴黎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③ (《关于各种奇异旅行的报道》)	Melchisédech Thévenot(1620-692)	该书第四部分收录了《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一书全部拉丁译文,但没有原书的中文和注音部分;拉丁译文后附有一个法语简介(“AVIS”),介绍了殷铎泽在“编者手记”中所说的主要内容,似是方便了当时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写;之后是从拉丁语转译成法语的《孔子传》(“LA VIE DE CONFUCIUS”)并节选《中庸》的部分拉丁译文转译成法语(“Version de quelques endroits du second livre Confucius”)。

①关于该书的版本情况参见:ALBERT CHAN.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M].New York & London, 2002, pp.476-477. 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目录中,该书与后面将会提到的殷铎泽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都被置于“西文四书直解”(Jap-Sin III, 3. 3a, 3b)的标题之下,但里面其实只有《大学》、《论语》和《中庸》三书的译文以及拉丁文的《孔子传》,并没有《孟子》的译文。

②该版本在内容上与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的版本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中庸》译文之后还收有八页拉丁文《孔子传》,并在最后一页加盖了殷铎泽的印章并注有“1669年10月1日获准出版”(Die 1. Octobris. Anno 1669. SUPERIORUM PERMISSU)的字样。由此可以断定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中国政治道德学说》确为残本。该书版本具体描述亦参见:JOHN LUST.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1987, No.732.

③笔者此处阅读的版本是德国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的藏本(M: Cc 2° 5),书中明确标明了此处的殷铎泽译文在法国再版的时间是1672年(PARISIIS, M.DC. LXXII.)。另外,据 Werner Lümann 介绍,Thévenot 的游记在巴黎刻印出版了两次:1672年第一版的刻印工是 Gervais Clousier;1673年第二版的刻印工是 André Cramoisy,此人也是《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刻印工。第二版面世时《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一书的封面也被译成法语。详见:WERNER LÜHMANN.Die Übersetzungen der Vier Bücher durch die Jesuiten ins Lateinische: Couplet und Noel. Übertragungen in andere westliche Sprachen [M].in Konfuzius. Aufgeklärter Philosoph oder reaktionärer Moralapostel?,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pp. 22-24;Lust 目录第 260、730 号对该书也有相关介绍。

续表

刊行时间及地点	书名	译者	书的内容
1687年,巴黎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① (《中国哲学家孔子》)	殷铎泽 恩理格 鲁日满 柏应理	该书内容详见下文介绍。
1688年,阿姆斯特丹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②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	匿名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法语节译本,语言通俗易懂(西文8°版本,约为10×15厘米),内容包括:引言(“AVERTISSEMENT”)和正文。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历史、古代历史人物以及哲学思想(“Del’Antiquité et de la Philosophie des Chinois”);第二部分是《大学》、《中庸》和《论语》三书的节译(“Recueil des Ouvrages de Confucius”);最后还翻译了80条中国哲学的“座右铭”(“MAXIMES”)。
1697年,佛罗伦萨	Notizie varie dell’Imperio della Cina e di qualche altro Paese Adiacente con la Vita di Confucio ^③ (《各种关于中华帝国及其相邻国家的记载,并附孔子传》)	Jacopo Carlieri	书中收录了殷铎泽所作的拉丁文《孔子传》和《中庸》译文。
1711年,布拉格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④ (《中华帝国六经》)	卫方济(François No 1, 1651-1729)	“四书”以及《孝经》、《小学》的全部拉丁译文——现存可见最早、最完整的“四书”拉丁译文刊行本。

① Lust 目录第 724 号。该书的原始手稿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西文手稿部(Ms. Lat., 6277/1 et 2),此外该书还有同一时间出版的多个印刷本,现藏于欧洲多个图书馆。笔者亲见的印刷本有五个,分别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爱尔兰根大学图书馆和 HAB Wolfenbüttel 图书馆,另外也阅读了瑞士日内瓦大学图书馆藏本在 Google Books 上的扫描文档。尽管在出版的时间地点(1667, 巴黎)以及书中的内容上,各个印刷本都保持一致;但内容各部分在排序上却有出入,原因详见后文分析。另外,丹麦汉学家伦比克曾出版《汉字的传统历史》(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ript. From a Seventeenth Century Jesuit Manuscript. Denmark: 1988.)一书,书中收录了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部分手稿(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Latin 6277),经他翻译考对认为这些手稿是由殷铎泽所作,论述了中国象形文字的发展历史,后来因礼仪之争的缘故,最终没有被允许收录进《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而遗留下来的残篇。

② 笔者此处阅读的版本是德国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的藏本(M: Lf 92)。据孟德卫考证,该书的匿名编者可能是 Louis Cousin (1627-1707),刻印工为 Pierre Savouret。该法文版后来又于 1784 年、1818 年以及 1844 年连同 29 页的短文“Lettre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一起于巴黎多次再版;另外,该法文版于 1691 年被转译成英文,以“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为题出版,此后又于 1706 年(可能还有 1780 年)再版;1818 年 Joseph Tala 出版了第二个英文转译本,题为“The Life and Morals of Confucius”。详见:David E. Mungello. Aus den Anfängen der Chinakunde in Europa 1687-1770 [C]//China illustrata.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1987, S.67-68。众多法语、英语转译本的出现,充分说明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在欧洲受关注的程度。

③ Lust 目录第 83 号。

④ Lust 目录第 742 号。

此后,18、19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也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倾力颇多,只是比起“四书”,他们更为重视“五经”的译介。而在这些由耶稣会士西译的“四书”版本中,柏应理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对欧洲影响最为深远。

2.《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成书过程

通过此前1667、1669年由殷铎泽出版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一书扉页中所列出的译文鉴定名单,以及之后《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时的译者署名,可以推测出:在1666~1671年之间,耶稣会负责“四书”翻译工作的主要成员包括了殷铎泽、鲁日满、恩理格和柏应理。1667年12月~1668年1月,此前因杨光先所起教案而被流放广州的23位来华传教士集体召开了“广州会议”。^①会议前后,殷铎泽被选为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前往罗马汇报中国传教区的悲惨现状并请求紧急的物质援助。殷铎泽走后,《四书》的翻译工作仍在广州继续进行。此时,面对方济各会的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多明我会的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8~1686)以及利玛窦继任者龙华民等人先后在各自的著作中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提出的严厉批评,经过“广州会议”的激烈讨论,奥地利耶稣会神父恩理格和两位弗莱芒神父鲁日满、柏应理开始在原先“四书”简略直译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校对和注释。尤其针对其中译名的敏感之处以及耶稣会当时所受到的批

评,引用中国古籍在译文中提出反驳,这项工作大概在1670~1672年间完成。

但最后柏应理等人只完成了《大学》、《中庸》、《论语》“三书”译文的注解。没有完成《孟子》一书,其原因是当时被软禁于广州的各位神父,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继续完成篇幅较长的《孟子》一书的艰辛翻译(“Nam de Mencianis lenta spes... ne versionem illius suspiciamus”).^②此外,最后共有6位耶稣会士参与了“三书”译文的修订和审核。^③这些已经完成的译作(包括前言)其中的一些部分先后经由不同的方式被寄到欧洲,希望能将它们在欧洲出版。^④比如鲁日满写于1671年3月11日的一封信中就提到他们已将《论语》一书的译文经由马尼拉寄往欧洲;J.B.Maldonado在1672年4月15日的一封信中也保证说自己会尽快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将《前言》最后的六章(乃柏应理所作)寄给此时身在欧洲的殷铎泽。另外,J. De Haynin在1672年4月12日的报道中也提到:有一些专题著作(“Lucubrations”)已经从巴达维亚寄出,它们将经由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希望最终能被寄到此时正在进行欧洲之行的殷铎泽手中。^⑤而根据殷铎泽1672年6月2日写给Godefridus Henschens的信可知,《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出版工作波折重重。殷铎泽本人在信中将这本待出版的儒学译著命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cientia Sinica Politico-Moralis)^⑥——但正式出版时该书更名为

①关于软禁在广州的23位传教士的名单,参见JOSEF METZLER. Die Synoden in China, Japan und Korea, 1570-1931,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80, p. 23;另有一说认为当时共有25位传教士被软禁在广州,其中包括21个耶稣会士、4个多名我会士和1个方济各会士,参见ALBERT CAHN, S.J. Towards a Chinese Church: the Contribution of Philippe Couplet S.J. (1622-1693) [C]//in PHILIPPE COUPLÉ, S.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Sank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 1990, p. 60.

②鲁日满在1670年11月5日从广州给当时身在欧洲的殷铎泽去信,解释了这一原因。详见:Noël Golvers, op.cit., p.687.

③如前文所说,与此前耶稣会在华出版的译著不同,《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扉页上并没有写出参与该书修订和批准该书出版的耶稣会人员名单。或许是由于该书最终是在法国、依靠法王路易十四的资助出版的缘故,取而代之的是由柏应理执笔致法王的一封信。但法国耶稣会史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itre)在其著作中引用了鲁日满1670年11月5日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有6名在华耶稣会士参与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修订审阅,他们分别是: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刘迪我(Jacques Le Faure, 1613-1675),聂仲迁(Adrien Greslon, 1618-1696),聂伯多(Pietro Canevari, 1596-1675),成际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和李方西(Gianfrancesco De Ferrari, 1609-1671)。参见:HENRI BERNARD-MAÎTRE. Sagesse Chinoise et Philosophie Chrétienne[M]. Paris & Leiden, 1935:131.

④当时耶稣会将“四书”的拉丁文本在欧洲出版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展现耶稣会在华工作的成果、回击其他修会对于耶稣会在华传教路线的指责,同时还有后续人才培养上的考虑,希望能将它作为培养未来来华传教士的教材。

⑤NOËL GOULV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new material[C]//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XV, Sank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 1998, vol. 2, p.1143-1144. 但殷铎泽乘船在里斯本靠岸后并没有经由荷兰前往罗马,因此他没有收到这些译文手稿。后来1679年当柏应理担任“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返回欧洲时,他还曾写信给安特卫普的耶稣会院,要求他们寻找并寄回这些手稿。高华士. 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M]. 河南:大象出版社,2007:281.

⑥该命名与殷铎泽之前翻译并出版的《中庸》拉丁文本《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1667/1669)极其相似,充分体现了写信时殷铎泽对该项翻译出版工作的强烈主导意图,也凸显了他在当时“四书”西译活动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但由于出版工作不断被延滞,待后来柏应理重新找到寄到罗马的该书各部分手稿并在巴黎正式出版时,从书名到序言署名,到内容排版等方面都与殷铎泽在这封信中的设想相距甚远。

《中国哲学家孔子》；在信中他也明确宣称了自己作为该书序言作者和译者之一的身份——但《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书出版时，序言最后的署名却只有柏应理。一方面因为内心无法信任柏应理和鲁日满所推荐的荷兰出版商 Johan Blaeu，另一方面也因为那时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一场城市大火，导致 Blaeu 出版社的印刷工具受损而无法按计划开展出版工作，^[1] 殷铎泽转而听从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的建议，选择了曾替他出版《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 1667) 的出版商 Janssonius Weyerstraet。但后来由于该出版商迟迟没有做出实际的出版行动，而且由于出版纠纷，此人与基歇尔的关系恶化，1672年6月编辑出版“三书”的工作转而又由基歇尔来负责。之前分别寄到阿姆斯特丹的各部分译稿也被汇总转移到罗马，交给了基歇尔。^[2]但基歇尔本人也一直没有花时间去处理译文，直至1680年基歇尔去世之时，译文仍被存放在耶稣会的“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其出版工作一直受到搁置。^①

直到柏应理作为“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在罗马四处活动时，柏应理才重新在“罗马学院”找

回了他们之前寄回欧洲的手稿。1687年柏应理在皇家图书馆馆长 Melchisédec Thévenot (1620~1692) 的支持下，对《中国哲学家孔子》进行编排、修订，然后将该书交给一名信奉天主教的荷兰出版商 Daniël Horthemels 负责出版，该出版商的出版社就位于巴黎的 St. Jacques 路上。^②而该书的出版也迅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HARTMUT WALRAVENS. China illustrata: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Wolfenbüttel: Herzog-August-Bibliothek [M]. Weinheim: Acta humaniora, VCH [in Komm.], 1987, S.206.
- [2] Noël Goulers. An unobserved letter of Prospero Intorcetta S.J. to Godefridus Henschens S.J.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Jesuit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 -Antwerp, 2 June 1672) [M]. in Syntagmata Essays on Neo-Latin Literature in Honour of Monique Mund -Dopchie and Gilbert Tournoy, pp.683 -687, 695-696.

(责任编辑 王玲玲)

Abstract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have translated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to Latin and published them in Europe with the title of Confucius, Philosopher of the Chines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uropean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his Latin book, this paper tries to reproduce the complicating and publishing process of this book.

Key words Prospero Intorcetta; Philippe Couplet; Confucius, Philosopher of the Chinese

① Noël Goul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new material," in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XV, p.1150. 高华士通过仔细阅读《中国哲学家孔子》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手稿，并根据字迹和墨水颜色，他分辨出一共有四个人参与了该手稿的撰写/抄写工作。另外，高华士根据页码和传教士之间的通信判断，殷铎泽直译《中庸》的译本《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原本计划放入《中国哲学家孔子》中一并出版，后来出于未知原因放弃了。笔者个人认为这里被抽调的可能是殷铎泽讨论中国汉字的一篇文章，伦贝克对此有专门的分析，参见 Knud Lundbaek. The Image of Neo-Confucianism in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1983), pp19-30.

② Noël Goulers, op.cit., pp.1159-1160, 另据高华士推测，柏应理之所以愿意将《中国哲学家孔子》交给 Horthemels 出版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该出版社离柏应理下榻的“路易大帝耶稣会学校”(Louis-Le-Grand)非常近，所以柏应理可以放心地把书交给他；其二是心理上的原因，柏应理对荷兰人一直抱有特殊的好感。